

◎刘省平/著

MENG HUI XIANG GUAN

梦回乡关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刘省平/著

MENG HUI XIANG GUAN

梦回乡关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回乡关 / 刘省平著. — 2版.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13-1271-4

I. ①梦…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6892号

梦回乡关

MENGHUI XIANGGUAN

作 者	刘省平
责任编辑	曹彦史婷
封面题字	于鹏玉
整体设计	任军钢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271-4
定 价	48.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序言○

至淡臻于至醇

●张浩文

今年暑假回陕西老家，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作家朋友——我的小老乡刘省平先生，这是让我很高兴的事情。

高兴的原因之一是，我终于见到了真人版的刘省平，平慰了我的渴慕之情。其实我认识刘省平已经很久了，不过那都是在网上的临屏想象。我是一个乡情很重的人，大半生在外奔波，经常禁不住思念家乡。一旦有空，我就在网上搜索有关家乡的消息。这些年因为写作《绝秦书》的缘故，必须掌握更多的家乡史料，这种网上回家的频率就更高了。就在我频繁出入“扶风贴吧”“扶风百姓网”

“绛帐贴吧”的过程中，有一个名叫“刘省平”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发的帖子不像别人那样随意草率，而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都是描写家乡的人事风物、历史现实的，让我有一头扎进家乡怀抱的亲切感。刘省平发在网上的每一篇文章我差不多都读过，他就这样渐渐走进了我的生活，以至于我经常想象这个舞文弄墨的家乡秀才到底长啥样？年轻还是年长？胖子还是瘦子？直到今年暑假在西安见到刘省平，我才发现我原先的想象严重失实：以文字的老道而论，这人应该年长了，可面前的刘省平却是一个很年轻的青年人；以他在网上发稿的频率之高而言，此人应该有一副壮硕的身板，否则怎能吃得消长年累月的笔耕之苦，可站在我跟前的刘省平清瘦单薄，完全一个文弱书生的模样。见到刘省平，我真想对这个年轻人说一声：谢谢，你的文章排解了我的乡愁。

高兴的原因之二是，刘省平是一个热情诚恳而有侠义心肠的人。我在家乡的那段时间里，他竭尽全力帮助我，引荐朋友，联系媒体，策划宣传……由于他以及其他朋友的竭诚相助，《绝秦书》的发行和宣传做得有声有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中国人讲究“人文合一”，看到刘省平的为人，我就明白了他的散文为什么写得那么情真意切，人与文当然是表里如一的事情。

在和刘省平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多次谈到了他的散文。他很惊讶我竟然能记

住他许多文章中的细节，我告诉他凡是好文章我都记忆深刻，小时候读过鲁迅的文章，我现在依然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出来。

刘省平的散文当然属于好文章之列。

其好处之一是真实诚挚。散文以抒情见长，但我这些年见过太多的矫情、滥情之作，特别某些怀乡忆旧散文。对故乡故人大而无当空洞乏味的赞美已经成了一种既定套路，在刘亮程之后，一种对乡村审美乌托邦式的描绘更是甚嚣尘上。这种虚幻的美化遮掩了乡村真实的现实，有意无意扮演了某种意识形态帮闲的角色。刘省平的散文没有这种虚美的俗举，在他的笔下，家乡数十年来的沧桑巨变历历在目，无论是物质的增减还是人心的益损，都让人感同身受，如同观看一部乡村变迁的纪录片。建筑越来越好而人口越来越少的村庄，曾经盛满少年快乐而今已被废弃的小学，从前清澈现在污水横流的渭河……这一切都真实地呈现了剧烈变动中的乡土现状，让关注“三农”问题的有识之士隐忧在心。在真实之上才能有真情，因为真情是真实现实触发的，读刘省平的散文经常会让我心酸眼热，为作者笔下的人物事物所感动。无论是伯父困窘艰难的一生，还是堂妹遽然消失的生命，抑或作者为了安慰父母不得不编造善意的谎言……我相信这种真挚的情感不只会感动我，还会感动阅读这本书的所有读者。

好处之二是质朴简淡。大概是因为年龄的缘故吧，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平淡简朴的文字，并且固执地认为这才是文学语言的上品。一般而言，越是空洞才越需要装饰，越是浅薄才越故意花哨，而臻于化境的文字是简朴平淡却余味无穷的，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刘省平的散文虽然不能说达于化境，但其文字的质朴凝练是很值得称道的。这里随便摘引几句，便可见作者的文字功力：

“入了冬，渭河就逐渐瘦下来，分出好多岔流，水流细得好像能用手握住一样。”“这些年过去了，那山、那水我再没见，它们离我既远又近，似在梦里，犹在心中。”“柿子开花虽迟，但挂果很快，几乎是一夜之间，从那层层绿叶间就会钻出许许多多的小小的圆圆的青果，它们像婴儿一样伸出好奇的脑袋探测襁褓之外的这个陌生的大千世界。”这些文字简洁但有韵味，很有中国古典诗词炼字的意味。简洁有意味是淡远，简洁而蓄满情感力度就是凝练，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在《父母进城来看我》中，作者已经失业，为了不让父母担心，谎称自己要去上班，“走到院子里，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灰蒙蒙的，似乎还要下雨。出了大门，我却不知该去往何方。”这简单的两句话承载着千钧之力，让人不堪其重。在《麦黄时节》中，作者写每年到麦黄时节他都回老家帮父母收割麦子，可今年回家却碰上了儿子患病住院治疗，夫妻两个完全被拴在儿子病床前，等小孩好不容易出院了，作者的假期也到了，他本来还想续假留在家里帮忙，可父母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工作，坚决把他们送到了车站，“公交车很快出了村子。在村路

两边的金黄色的麦田里，几台大型收割机在忙碌着，炙热的空气里弥散着淡淡的麦香味。经过我家地头时，我朝车窗外看了一眼，只见一颗颗金黄的麦穗在灿烂的阳光轻轻摇曳着，正等待着我去收割。然而，我却要走了。”文字几乎是白描，可最后的“然而”却让我们陡然体会到一种沉重如山的愧疚和无奈。

刘省平的散文当然还有更多的妙处，我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导游，导游只起路标的作用，有兴味的读者自然会深入美景胜境，去发现其中的万千气象。

刘省平还很年轻，艺术之路还很漫长，以他的灵性和才气，如果眼界能再开阔一些、思考能再深入一些、学养和知识的储备能再丰厚一些，其艺术前景和成就都值得期待。

我祝福他。

2013年孟秋于听涛轩

【张浩文：男，1958年出生，原籍陕西扶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集《狼祸》《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长篇小说《绝秦书》等著作；曾在《天涯》《钟山》《花城》《中国作家》《小说界》《山花》《上海文学》《大家》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六十多篇近百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并有多篇被选入各种年度小说选本。1993年获“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1998年获海南省“美兰杯”第三届青年文学奖，2000年入选海南解放以来文学创作三十强。】

○自序○

安妥游子的灵魂

●刘省平

我出生于陕西省扶风县渭河北岸的绛帐镇，这个小镇因东汉大儒马融曾在此挂帐讲学而闻名于关中。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二十岁那年的秋天，才离开这里，背上铺盖外出游学。后来，我在西安工作，由此开始了一个“都市边缘人”的生活。

光阴如箭，时光好快。不知不觉，我已经在外闯荡十五年了。但这十五年，我与故乡一直没有疏远和隔断过关系。故乡距离西安不到一百公里路程，走西宝高速公路或陇海铁路线仅用一个多小时。这十五年，我的身影经常往返穿梭于故乡与西安之间。之所以频繁回家，并非仅是因为路近，而是在故乡那块黄土地上，还有我的父母弟兄、妻子、儿女以及亲戚朋友，他们是我内心永远的牵挂。可以说，这十五年来，我虽然生活在西安，却一直心系着故乡，因为我的根深扎于故乡的那块黄土地上。

我从小就酷爱文学，喜欢在纸上信手涂鸦。上高中以后，我疯狂迷恋诗歌，读过很多名家诗歌，还在繁重枯燥的学习之余写诗。直到大学毕业，我总共写了五本诗集，有些曾在报刊上发表，有些还在一些全国性诗歌大赛中获奖。参加工作之后，我感觉到现实生活不是当初在“象牙塔”中想象的那样浪漫，心中就少了些许诗情画意。为了生活，我忙于日常的工作和应酬，就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读诗和写诗了，只是偶尔写几篇散文。一两年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基本上稳定下来，心中的文学梦便死灰复燃了，想再次拾起笔写点东西。但这时我发现自己对诗歌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了，即便有了创作的冲动，写出来的东西怎么看都缺乏诗歌的意韵。于是，我放弃诗歌，准备好好写散文和小说。刚开始，我感觉散文很好写，也间或写点小说。其实，我早在上中学时就写过几个短篇小说，但发表的不多。后来，我读了一些名家的小说作品以及理论，才知道小说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要把小说写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不但需要作家具有极强的文字功力，更需要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大量的生命体验。而我当时才二十岁出头，人生阅历很浅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也不多，根本不可能写出一部好小说。在听取了一些作家朋友的建议后，我决定从散文写作上入手，先好好练练笔，等写作能力和生活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写小说。

前几年，我写过不少城市题材的散文，也陆续发表过一些，但自己满意的并不多。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十分迷茫和困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具备作家的潜质。写不出好文章的时候，就很苦恼，以至于经常为此而郁郁寡欢。一度也有过放弃文学的念头，但我发现，离开了文学，我的生活变得毫无乐趣可言。文学之根已经深扎在我心里，文学已经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于是，我开始大量阅读名家的经典散文，当读到自己喜欢的文章时候，手就有些痒痒，时常萌发强烈的写作冲动。可是写什么呢？

一个作家只有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能写好。我是农民的儿子，有着二十年的乡村生活经历，对乡村生活最熟悉、记忆最深，也最有感情，为什么不去写乡土散文呢？可是写乡土题材的作家实在太多了，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孙犁、莫言、贾平凹、迟子建、吴克敬、刘亮程等等。但是我最熟悉的就是乡村生活了，除了这些还能写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我便把目光投向了我的故乡，试图站在城市去回望乡村，打捞关于乡村的生活记忆，然后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写故乡，写故乡的人和事，写自己在故乡的二十年生活。

于是，我陆续写了很多篇乡土散文，越写越顺手，越写越有感觉。尤其2010年以后，在一帮朋友的鼓励下，我的乡土散文写作一发而不可收！这些乡土散文写出来之后，也大都在省市级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有一些作品还被选入多种文学读本；另外，还有很多扶风老乡在网络上看到了我的很多关于故乡的散文后，对我的才华大加赞赏，我的名声也在故乡渐渐传播开来……于是，我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越来越有信心，希望能坚持下去，写出更多优秀作品。

我很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写作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根据地。我的写作方向就是乡土散文，而我的写作根据地就是故乡。我感谢我的故乡，是这里的渭河水滋养了我，是这里的周原风熏陶了我，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源，给了我写作的动力。我把故乡写进自己的文章，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我把自己的乡村生活写成文章，好让自己永远铭记那段远去了的青春时光。

如今，我把自己创作的乡土散文结成一本集子，约有二十余万字，取名《梦回乡关》，算是对我这十几年文学创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对故乡及亲人、朋友的一份微薄的献礼吧！

在这个物欲膨胀、文学日趋边缘化的时代，我不敢奢望自己的散文能获得什么重大反响，只是希望它可以安妥我和更多的漂泊于异乡游子的灵魂，仅此而已！

是为序。

2013年12月15日于西安

目录

Contents

001 序言：至淡臻于至醇

004 自序：安妥游子的灵魂

卷一·故园守望

002 乡关何处

004 故乡的渭河

007 老屋

010 我的小学

016 那山·那水·那人

018 风流旷代绛帐镇

022 古水沟探源

024 雪落故乡

026 梦回乡关

028 远去的时光

032 柿子红了

034 落寞的老戏楼

卷二·人间冷暖

038 我的伯父

043 父亲的生日

046 父母进城来看我

048 堂妹慧霞

051 亲情琐记

056 一个人的中秋

058 家园荒芜

060 夹缝中的挣扎

062 麦黄时节

065 荒寂的宅院

- 068 伤逝
072 儿子的心愿

卷三·乡土抒情

- 076 秦人·秦面
079 西府醋香
082 陕西的辣子
085 依稀红薯情
089 苞谷糝
092 关中搅团
094 温暖的柴火
096 美丽的窗花
098 火炕情结
101 煤油灯
103 乡村上空的炊烟
105 西府年俗

卷四·红尘漫笔

- 110 天窗
112 以树为鉴
114 三十岁说
116 以书为友终未悔
120 关于喝酒
125 俗人说茶
128 我与香烟
131 乡间的道路
133 守望乡村的家园
136 放飞梦想
139 婚姻与房子

卷五·大地行吟

- 144 春游法门寺
- 147 叩访张载祠
- 151 话说杨凌
- 155 寒窑随想
- 158 商洛印象
- 163 向往陕北
- 165 舌尖上的同州
- 168 走进柳池村
- 172 阿姑泉边牡丹香

卷六·青春恋歌

- 176 青春·暗恋
- 179 梧桐雨
- 181 等待
- 183 纸上情缘
- 187 那年冬天
- 192 相思赋
- 193 伤别

卷七·秦川人物

- 198 黄土文化的播种者和耕耘者
- 204 宝剑锋从磨砺出
- 212 雪夜岐山访林祥
- 215 悬壶济尘世 挥笔抒情怀
- 223 汪战仓的“亮剑”精神
- 227 多面手田建国
- 230 追念张敏洁
- 235 亦师亦友是张军

卷八·艺苑墨香

- 238 致贾平凹先生的一封信
- 240 也说杨争光
- 243 生命的轨迹 心灵的歌哭
- 247 青春永不老 独保赤子心
- 249 寻梦旅途上的行吟
- 252 漳川岸边的壮丽行吟
- 256 源于尘世的温暖和智慧
- 259 西府文脉盛 大风满秦川
- 261 树立马融雕像 弘扬大儒精神

附录

- 266 “文字游侠”刘省平
- 269 刘省平其人其文
- 272 大地的呼吸 灵魂的呼唤
- 276 寻根黄土地
- 279 故乡记忆的背影
- 282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 285 魂牵梦萦乡土情
- 288 从绛帐古镇走来的文士
- 291 故乡：回归与超越
- 295 纸上的乡土风情博物馆

397 后记

卷一·故园守望

乡关何处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唐代诗人崔颢的七律《黄鹤楼》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据说，李白当年登临黄鹤楼时想在楼壁上题诗，可当他发现了这首题诗后，只能望楼兴叹，竟连一个字也没能写出来。当时听了这个故事，对于这种文化现象还不甚理解，想不到一代“诗仙”竟会折服于区区一个崔颢。现在想来，那时的想法实在可笑，并非诗仙才尽，而是他当时的登楼望远而不知故乡何在的迷茫心态已被崔颢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感觉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

自古至今，离乡之人对“思乡”这个词语十分敏感，不光是李白，我相信凡是所有读过《黄鹤楼》的人都会与崔颢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前我还没有过那种登高望远而不知故乡何在的迷茫心态，自从背了行囊走在杨柳依依的咸阳古道时，我才深深体会到那是一种怎样的思乡之苦啊。而今的我亦如当年的崔颢和李白一样远离故乡和亲人，常倍感寂寞无聊，甚至会独怆然而涕下。无奈，我便登高远眺，沉吟“日暮乡关何处是”。

黄昏，凭窗独伫，抬眼西望，只见斜晖脉脉，炊烟袅袅，我知道故乡就在古都咸阳的西边，可每次总连故乡的一隅也不曾望到。毕竟天遥地远，山高水长，故乡断然是望不到的。当夕阳坠入山沟时，晚风徐徐，暮霭沉沉，天地间一片混沌状态，什么也看不清了，但我依然凝眸天际，久久不肯归去。因为我心中自然会浮现出一幅美丽的图画：残阳如血，晚霞似锦，渭水潋潋，蒹葭萋萋。渭水北岸不远处坐落着一片村庄，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走着一群荷锄晚归的农人，他们说说笑笑，带着劳作一天之后的疲惫和喜悦向家中走去，而婆姨们已烧好了晚饭，在村口翘望……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真正的游子是不太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

也会很快出走的……”其实这种微妙的心里早已在晚唐大诗人韦庄的诗里就反映了出来——“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句诗便道出了游子的衷肠。尽管我热恋故乡，但却不大愿意还乡。因为我所思念的故乡是抽象化的，是唯美的，而我生活过的故乡是具象化的，是平凡的，当两个“故乡”撞击在一处时，我的心就不免痛楚起来。故乡怎么是这样的呢？

我清楚地记得自离乡后这段日子只回过两次家，其实也并非路途远如十万八千里，而是每次回乡之后总是失望多于希望，令人徒生物是人非之感。故乡的一切不再如从前那样亲切生动，渭水因严重污染而不似从前那样清冽，村落也不再如从前那样宁静，村民也不比从前那样热情，老的更老了，死去的再也见不到了，儿时的伙伴有的已去南方打工，有的已成家立业，我还能和谁一起推心置腹地畅谈人生呢？许是他们观念仍显老旧，许是我真的自命清高，在故乡能坐下来与人畅谈已渐成奢望。正缘诸般原因，每次还乡后我又希望能赶快离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在人生的诸般况味中，流浪与回归是深刻交揉在一起的。流浪已久的游子盼往回归，回归已久的人又渴望再度流浪，许多人的一生大概就是在流浪与回归之间度过的。我注定是要回归故乡的，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家园，有我的亲人。我一定要回去，为故乡的建设事业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日暮乡关何处是？”蓦然回首，斜阳已落，云烟漫漫，天地茫茫。我的故乡呢？

2000年3月17日于咸阳

故乡的渭河

我见过很多地方的河，但从不曾忘记故乡的河。这条河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东至陕西省潼关县汇入黄河，中间不知流经多少地方，但我一直固执地认它作故乡的河，因为在我记忆里它只和我的故乡有关，它就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

我的故乡绛帐是一个坐落在关中平原西部渭河北岸上的古镇，全镇共有十七个村子，我们村是处在最上游且靠河岸最近的一个。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为靠渭河近，村子里世世代代的父老乡亲便与之结下了不解的生死之缘。

在我的记忆中，渭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河堤曲折蜿蜒，河床辽阔宽广，河水随着四季的交替更迭总有不同的风貌呈现。

春天，站在高高的沙堤上向南眺望，渭河滩里芳草萋萋，野花烂漫。温柔清浅的河水顺着弯弯曲曲的河床轻轻滑过河底的细沙和鹅卵石，最后慢慢隐入遥远的天际。成群的牛羊在沙堤的斜坡和河中的沙梁上悠闲地甩动着尾巴吃草，偶尔抬起头望望头顶像棉花一样飘动的白云嗷叫几声。小燕子一会儿贴着河面轻盈飞翔，一会又猛地蹿入空中消失了踪影。蝴蝶和蜜蜂争着在花草间踟蹰起舞，小蝌蚪在水底轻松地游弋……渭河对岸是一大片槐树林，大概在五月初，洋槐花就全开了，远远望去如雪如云一样洁白清新。每年这时候，我就和小伙伴们就手拉手□过河去，争先恐后地爬上树去大把大把地采摘那些新鲜的洋槐花吃。回家后，我把采摘来的洋槐花交给母亲，她把杨槐花和面粉和在一起放进锅里蒸，蒸熟后加入盐、醋和辣椒油，就成了一顿香喷喷的“槐花饭”了……后来，听说是联合国要在渭河南岸修建近千亩的鱼池，槐树林被大面积砍伐了；再后来，剩下的槐树断断续续被人砍伐，开垦出一些承包地，槐树就越发少了，慢慢地也就不复见当年孩子们成群过河采摘洋槐花的盛况了。

到了炎炎夏日，渭河就是我们孩子们的欢乐园了。尽管大人怕出事，不让孩子去河里游泳，但孩子们常常耐不住暑热，利用中午家人午睡的当儿偷偷地结伙跑到渭河里去游泳。游完泳，累了就在沙梁上找一个小树荫睡一觉，渴了就溜到沙洲上人家的地里偷瓜果吃，还有人会在河边的草丛里逮青蛙……回家后，撒谎

说是去渭河滩打猪草，结果大人用手指轻轻地在我们背上一抓，就露出了五道白白的划痕，自然是少不了挨一顿骂的；假若运气不好偷瓜被人逮着，让大人知道了也很少能躲过一顿打的。即便是年年听说有小孩游泳被淹死，但大多数孩子还是不理睬那一套，夏天里必然要去渭河里戏耍的。

秋天，雨水多，渭河水位就会陡然增高。有些年头，上游若下了连绵大雨，渭河里水位就涨得特别高，有时甚至会差点都翻过沙堤来。靠河岸的几个村子的人都会跑到堤岸上观看洪潮，黑压压一片，大家的心都提在了嗓子眼上——满河滩里尽是浩浩荡荡混混沌沌的洪水啊，河中那些高高低低的沙梁和沙洲里大片的庄稼地全被淹没了，木桥也被冲垮了，只剩下细细高高的芦苇在湍急奔涌的古铜色的洪流中左右摇摆。有时候上游发下洪水，渭河里总会漂些木材、瓜果甚至一些家用的东西，有些好水性的村民就会禁不住意外之财的诱惑下河打捞。在我的印象里，那年头几乎每年都听说有人因发“涝财”而被洪水夺去生命。有一个人我印象特别深，他那时大概就是四十多岁，一脸的胡茬，但肚子里有些文墨，每次从我家门口经过，都要用土坷垃在我家的黑漆木门上写些生僻的字教我认，有时也会给我讲几个故事或唱几句秦腔。他应该是我们村里公认的水性最好的，因为家里穷，每年这个季节都下水去捞东西，有一年秋洪特别大，他为了捞一根粗壮木材而奋不顾身地跳下河去，结果再也没回来。他们家人顺着河岸去下游寻找了几天几夜，也没找见尸首，从此，家里就剩下他婆娘和五个儿女艰难地过着日月。

入了冬，渭河就逐渐“瘦”下来，分出好多岔流，水流细得好像能用手握住一样。曲曲折折坑坑洼洼的河床里大面积露出白花花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三两只不知名的水鸟经常在河滩上空盘旋，或是立在缓缓流淌的浅水中央仰头望着蛋黄儿似的夕阳。河滩上的野草都枯黄了，弥望的是无垠的苍凉的沙尘，西北风一吹，满河滩都是呜呜哇哇的风声，好似狼嚎鬼哭。到了三九天，河面上就结了厚厚一层冰，渭河滩上就显得更加荒寂了。若是下了大雪，渭河滩里整个就是一片白茫茫静悄悄的世界了。

渭河的面貌一直在变化着，它的变化不仅是随着四季的更迭，也随着时代变迁。我上小学时，渭河上只有一座水泥桥，在下游七八里外的罗家村附近，因来人或车辆过往都要交费，而且距离我们村有点远，我们村人一般很少打那里过。那年头，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在渭河对岸的河滩上有承包地，每到夏收或秋忙时节，少不了要在两岸之间往返。河水浅时，我们就拉着架子车直接蹚过去；河里涨水时，就坐着一只大木船渡河——那船长约五十米，宽约十米，一次能容纳近